

金陵殘照記之四

逐鹿陝川康

陳少校著

陈少校著

逐鹿陕川康

香港致诚出版社

目 次

第 一 回	日本投降 出师失利	胡宗南图占华北 马法五兵败邯郸	1
第 二 回	局势紧张 援兵不到	蒋介石急开会议 罗历戎终于被俘	9
第 三 回	自欺欺人 出歹露丑	董钊拍电吹大捷 参观把戏极滑稽	17
第 四 回	准备多时 争功未得	胡军得空城一座 陈武即大发牢骚	25
第 五 回	战略高明 坐以待毙	解放军玩敌掌上 胡宗南三旅皆亡	33
第 六 回	战线北移 匆忙南下	战云密聚沙家店 钟松陷入包围圈	43
第 七 回	关山难越 陈谢渡河	刘子奇阵地被俘 解放军全局主动	53
第 八 回	处处紧张 头头不通	忽报宜川又被围 眼看乱军入袋底	62
第 九 回	惨败宜川 曳兵弃甲	军师长多人丧命 胡宗南精锐凋零	70

第十回	顽抗无能 不敢再守	邱行湘洛阳铄羽 何文鼎逃出延安	78
第十一回	滚出西安 甘青解决	胡军被迫退秦岭 西北战场已改观	85
第十二回	迭出风波 通电起义	新疆局面多惊险 和平解放终告成	93
第十三回	汉中会谈 包围合击	两蒋将欲撤滇缅 解放军三路入川	99
第十四回	川东紧张 狼狈西走	蒋太子前往打气 陈克非退向綦江	105
第十五回	清水溪畔 大渡河边	解放军从天而降 宋希濂终于被俘	113
第十六回	由渝逃蓉 大言不实	蒋介石大谈兵法 胡宗南要守川西	127
第十七回	集会新津 胡军西去	罗列夸言谈作战 叫人替死往东攻	136
第十八回	觉岸回头 暗中抽腿	四兵团均告起义 胡宗南逃出成都	146
第十九回	大抛书袋 不能赴台	李犹龙放谈形势 胡宗南折返西昌	153
第廿回	元旦阅兵 会商方案	只得小猫三四只 上策拿来却是逃	164

第廿一回	龟缩一隅 爪伸四处	残卒败兵夸固守 破铜烂铁尽收罗	175
第廿二回	关山难越 欺骗属僚	唐式遵一命呜呼 胡宗南深夜偷走	186
第廿三回	聊以送终 四山枪响	罗列率残余北走 蒋军终被歼彝区	196
第廿四回	凡事学蒋 一味反共	黄陆浙一用干部 抗战愈糟官愈高	205
第廿五回	合作害民 源归一脉	手亦酷兮心亦酷 胡也完时蒋也完	214

附：陕甘宁地区形势图.....42-43

川康地区形势图.....后里封

第一回 日本投降 胡宗南图占华北 出师失利 马法五兵败邯郸

关于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等的内幕和过程，我已经在“关内辽东一局棋”、“酒畔谈兵录”及“金陵残照记”三书里详细地写过。至于当年西南战场的情况，我在“金陵残照记”中虽略为提及，但除了川康将领刘文辉、邓锡侯等起义内幕之外，别的许多情况都没有谈；尤其是西北战场的情形，更几乎未曾涉及。而当年的陕北之战，关系固颇为重大，经过亦最具戏剧性。更因延安为革命重心，举世瞩目，其时一方面主动撤离，实出于有计划的行动，战略政略，都具有惊人的远见；一方面则侥幸进侵，复进而作架空说梦的宣传，自欺欺人，不但制造了天大的笑话，且从其狂喜狂吹的情况中，充分现出战略政略的近视与盲目。两相比较，实在很有意思。

当时，蒋介石把侵占延安当作是军事和政治上的极大成功；但他的对方，却认为即使他侵占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甚至于“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后者这种预见，最初还有人以为不过是强自解嘲，可是历史事实作了最好的证人，证明它的正确。他们自延安撤出后，只以二万余人，与胡宗南的精锐十五万相周旋，去则速，来则突，声东击西，此围彼歼，竟弄得胡宗南晕头转向，无所措手，先则以小挫，继则以大败，不过一年左右，已经精锐尽丧，造成战史上的一个空前奇局！尤以其中的沙家店之役、宜川之役，进退攻守，诡变时十分诡变，厉害时十

分厉害，极能表现他们在战略战术运用上的大胆与灵活。而他们的首脑中枢，在整场战事进行期间，在敌人兵力居于绝对压倒优势的情况下，在交通工具近乎原始的条件下，始终行止于距敌人不过二三十里的地境，运筹算断，指挥如意，料则屡中，战则屡胜，更是大奇而特奇之事。此中情况不但极堪玩味，而且意义深长。

至于与他们处于敌对地位的胡宗南，自奉蒋介石之命封锁边区时起，兵力日多，权势日大，组织日密，信任日专，军、特务自成一套，装备供应优居一等，人力财货积聚特厚，凡此种种，均非其他蒋军将领所敢望其项背。蒋介石固倚之为防共反共之长城，而胡宗南也自视甚高，狂妄不可一世。但一与解放军在战场相见，几乎料则必错，战则必败，不断地兵歼将毙，手下四五十万人，两三年间，由陕北而陕南，由陕南而川北，由川北而川西，一败再败，一逃再逃，志大才疏，情况狼狈，究其实际，不过是一个可笑的小人物。他最积极地执行蒋的反共政策，而他的最后结果，也成为蒋介石大陆政权的送终哀曲。所以，胡宗南的溃灭经过，也就是蒋介石的最后溃灭的经过。

上述种种，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而本书的开头，却要从日本投降，胡宗南进军华北、抢夺胜利的果实说起：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八年，胡宗南这位“福将”，没打过几次小仗，已经“完成任务”。

其时，胡宗南已接到蒋介石的密令，要他准备“受降”，胡的野心亦因而愈炽。于是他立即派人前往华北地区，与伪军联络。他们在美军的一个少校陪同之下，在八月十二、十三前后，在北平和通州之间空降，与伪军“华北绥

靖军总司令”门致中的总部接洽。不久之后，门致中即派其“总部”的“宣导局局长”邵青，乘蒋军飞机飞渝见蒋。蒋在重庆上清寺“官邸”接见邵青时，叮嘱道：“你们要守住华北各大城市，安心地等待国军。政府是宽大的。特别是对北平、天津、保定、济南、唐山等大城市，必须加强防守，不要为坏人所乘。”一方即令胡军东进。

另一方面，胡宗南在军事上，亦赶紧作好部署，其准备是：以第一军之七十六师及马法五的四十军去河南，接受郑州、洛阳，占领津浦、陇海两线枢纽，以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及第十六军、第三军渡河入晋，循同浦路、正太路向北，沿京汉路挺进保定、北平、天津受降；还准备派出先遣部队直出山海关，染指东北。为此，胡宗南以陶峙岳守新疆，李铁军驻甘肃河西走廊，李文挺进华北，窥伺察绥，第一师去晋南，董钊留关中，高双成踞陕北，祝绍周、文朝藉、谢辅三等守陕南；而胡自己则坐镇西安，等候时机成熟，立刻进驻北平。只要看看他这一番“壮志雄心”，就可以明白：他是想趁日寇投降之机，借收复失地之名，劫夺胜利果实，大肆扩张势力，不止逐鹿中原，且欲独霸北国。

于是，三十四集团军的第一梯队——由李正先率领的第十六军，遂于八月下旬，由陕东平民县大庆关渡过黄河，在山西永济登陆，准备沿同浦线经运城（日寇第三十七师团驻地）、临汾北进。

胡部第三军罗历戎部，本来驻在甘肃定西，归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董钊指挥。胡宗南电限该军急开陕西郃阳，到陕后立即改由潼关渡河北进，改归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指挥。

罗历戎因为此行任务不明确，便到西安向胡宗南请示，并谈有关增强装备的问题。胡说：“武器装备需要重庆运来，时间不许可，目前不会有什么大战事。你们到了华北有了海口，一切补充无问题，有的是美械装备。目前主要是争取时间，行动愈快愈好。”

罗历戎又因第三军原辖的第七师，驻在陕西商县，第十二师则在兰州担任警备，因又问胡：在该军北开时，这两师是否归还建制？

胡说：“你们先渡河，十二师暂留兰州，第七师归还建制。你到山西运城后，另拨部队归你指挥。十六军李正先部已到运城。目前形势很好，到了华北大大有可为。”那时候，胡宗南为了进入华北，扩大反共势力，增加个人资本，调兵遣将，有急如星火之势。

这一来，可使阎锡山这只老狐狸紧张起来了。山西是他的老巢，也是他的好地皮，好不容易抗战结束了，他正要恢复自己的“失地”，拿回自己的“钱柜”，现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却要开入山西，虽云只是假道而行，又哪能担保他们不会留恋不去，反客为主？是以半推半就，疑虑重重。蒋介石再三与阎洽商，但阎表示：“抗战八年，山西境内的铁路公路均受到破坏，大军过晋，粮秣补给和交通运输，均感困难。”总之，支支吾吾，表示并不乐意。

阎锡山和蒋介石之间，在历史上经过多番离合，矛盾一直存在，这不必细说；而在抗战期间，胡宗南在西北大事扩充军队，又收留过阎锡山的高级军官（军、师长）李名鼎、陈光斗、李涛、李德庵、王辅等等，分别安插于第一战区和军校第七分校，以作为日后运用的棋子。后来且在山西组织

过所谓游击纵队。凡此种种，都曾引起阎老西的强烈不满。他此时听到胡部又要入晋，心中的疙瘩，自然只有增加。因此，当胡部十六军进入晋境时，阎即暗中指示其第十三集团军王靖国所部，沿途加以阻挠。阎军的高级军官，在与胡军的军官谈话时也表示：“你们军队过山西，最好不要进入城市。如需要进城，我们要电报阎会长允许同意，否则我们将会受到处分。”可见双方矛盾之尖锐。

处此情势之下，胡军的前卫负责人，只得向阎军一再交涉，并表明山西归第二战区受降，胡军只是奉命急进华北，过晋纯属假道，一到榆次就向东出娘子关，不会有误。请王靖国电告阎锡山。

等胡部三十四集团军的总部开抵榆次时，已经是十月，那时阎锡山也已回到太原。李文便前往太原见阎，阎才假意示诚说：“你们来得快，很好。河北需要部队接防，接受日本军队投降。你们是我们的前方，我们是你们的后方。我们可以帮办一些后勤，你们需要什么，可以告诉我。”面子上的话虽然好听，心里头却是貌合神离。而事实上，胡军为了假道问题，用电报、人员往返协商，足足搞了半个月以上，才算勉强解决。

于是，胡部乃得开往华北，十月底，第十六军和第三军遂进抵石家庄。

十六军和第三军先后抵达石家庄后，改归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此时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已先由空运抵达北平，由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指挥的部队，包括第四十军、第八军、第三十军，沿平汉路北上，亦已侵入解放区，到达磁县附近。

蒋介石本以为可趁“接收”、“受降”的名义，使其军队占领解放区，消灭解放军。岂料马法五指挥的部队，在侵入汤阴、磁县等地之后，却遭遇到刘伯承将军的阻击，结果在邯郸地区，被歼了七万多人，连马法五本人及其他军、师长多人，均被活捉。

在情况紧张时，孙连仲急电李文派第十六军南下增援。但当该军先头部队到达高邑时，马法五的第四十军已经全部被歼。第十六军不敢再进，乃又缩回石家庄。

本来，在马法五被歼之前，照孙连仲原定的计划，是将石家庄交由他去受降的。马被俘后，乃改令李文负责办理。

石家庄乃华北交通枢纽，系平汉路、正太路、德石路与石津运河必经之地，又是军事要点、河北中部的经济中心及山西进出的通路，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深怕这个战略要点落入解放军之手，故特指定由嫡系的胡宗南部队固守。

李文办理受降之后，遂将其三十四集团军总部及十六军开往北平。石家庄防务，即由第三军担任，并以该军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兼任石家庄警备司令。而以第七师担任外围警戒，游击第十一纵队及由伪军改编的第五纵队共六千余人，也拨归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指挥。

罗历戎接受任务后，其防务地区划定为：东至藁城，南至元氏，西至井陘，北沿平汉路到望都。他们不断增强防御设备，加强工事，并将日伪时期石家庄的封锁壕加宽加深，增设碉堡，又在市内构筑核心工事，在飞机场增添外壕和碉堡，积极把石家庄变为坚固的战略据点。

蒋介石既然一心要从事内战，战争就继续进行。打到一九四六至四七年间，石家庄至保定铁路，望都、新乐和正定

的交通，都先后被解放军截断了。随后正定解放，十一纵队被歼，第七师的第十九团前往增援，又遭遇到同一的命运，第七师副师长刘海东，且于是役被俘。在他们被歼之前，井陘和获鹿两县都已宣告解放。罗历戎处此情势之下，被迫放弃外围据点，固守石家庄和飞机场。到此，交通只仰赖于空运。马法五的命运，又逐渐逼近罗历戎了。

蒋介石为了打气，曾令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北平地区空军司令徐康良（胡宗南学生）派空军到石家庄，举行陆、空联合演习，借以鼓励士气。一面又把由地方武装“还乡团”抓来的中共地方人员公开杀戮，加强血的镇压。

同时，罗历戎又将各县“还乡团”加以组合，请河北省府增拨武器，加强装备，以充实地方武力。并将冀南天主教区神甫雷震远等四百多人，组成一个天主教营，经过军事训练后，发给武器，归军部参谋处指挥，由他们利用宗教组织，负责刺探解放区情报和从事游击活动。

雷震远是国际间谍，与雷鸣远一样，都是披着宗教外衣而干其反共“事业”的家伙，与“军统”的关系密切。他们在中国，利用教徒深入各地，搜集情报。抗战期间，雷鸣远曾假借军委会战地督导团名义，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活动，戴笠除了派人参加进去工作之外，还派有两部无线电台，随他们一道前往，随时传达情报。“军统”去前方便车，也常常替雷鸣远他们带人和带东西。一九四〇年六月，雷鸣远在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病危时，戴笠曾亲自跑到市内去为他找人参与玉桂。雷死时，戴又亲自送去一口昂贵的楠木棺材，可见他们与“军统”关系之深。

一方面因为戴笠与胡宗南的关系，一方面又因为在抗战

期间，雷鸣远曾率同其晋南教区的医院人员，投入第三军野战医院工作，所以他们对胡宗南部队的关系特深。等到这回第三军进驻石家庄之后，雷震远就常从冀南地区到石家庄来，与第三军的人来往，并随时讲述他们在冀南反共、反人民的工作情况，因此胡军对他颇为信任，后来就由雷夥同教徒四百多人，组成天主教营，归第三军参谋处指挥，事实上成为胡军的一支特务部队。

第二回 局势紧张 蒋介石急开会议 援兵不到 罗历戎终于被俘

罗历戎的第三军踞守在石家庄，到一九四七年四月中旬，听说晋冀察军区聂荣臻将军的部队有来攻的消息，立即请求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和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派兵增援，北平方面只答应从十六军二十二师中，抽调一个六十六团空运前去。另一方面，罗历戎又将被困情况电报西安胡宗南，请求设法援助。

但其时，正当胡宗南侵占了延安之后不久，主力完全被粘在陕北，再也不能动弹。而且李纪云旅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被歼，李被活捉；麦宗禹旅在延安以北的瓦窑堡附近被歼，麦亦成了俘虏。如此败讯频传，胡宗南更哪里抽得出兵力来？因此他复电罗历戎道：“增加兵力可就近向北平请求，石家庄既有一军兵力和强固工事，防守应有把握，否则只有毁灭！”不但无兵可调，而且大发脾气。这位“西北王”也确实草包，当十六军和第三军由陕渡河东进时，他还自吹过“到了华北大有所为”；在三月中侵占了延安之后，更是不可一世。曾几何时，却已如此泄气了。

从此之后，胡军东调部队：由李文指挥的罗历戎第三军和袁朴（原为李正先）的第十六军，就被困在华北，不能再动了。

当时华北战场的蒋军，计有三十四集团军李文部的第三军及十六军，牟廷芳的九十四军，侯镜如的九十二军，林伟俦的六十二军，吴啸亚的青年军二〇八师，段运的独立九十五

师，汤毅生的交警总队。热河地区还有一个石觉的十三军。这些蒋军，自转入一九四七年以后，便日趋被动，处处挨打。第三军在石家庄，更陷入孤立状态了。

到了秋天，解放军有进攻保定、截断平保交通、孤立北平的趋势，孙连仲与蒋介石一再商讨对付解放军秋季攻势的办法，十分紧张。跟着，孙又到石家庄视察，当面指示罗历戎及石家庄市长尹文堂等，要协力加强工事，固守石家庄，牵制解放军。并说解放军正准备切断平保线，使石家庄和保定同陷于孤立，因各战场均告吃紧，无兵可调云云。

十月上旬，蒋介石到北平召开华北军事会议。到会的有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副主任吴奇伟，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副司令长官兼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参谋长宋肯堂，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副司令长官邓宝珊，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十六军军长袁朴，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新编第二军军长池峰城，十三军军长石觉，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青年军二〇八师师长吴啸亚，第七师师长李用章，三十二师师长刘英，二十二师师长冯龙，九十四师师长陈鞠旅，一〇九师师长周士寅，九十五师师长段沅，总统特派视察官罗奇，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罗泽闾，北平兵站总监吕文贞，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空军华北军区司令徐康良等等，共四十余人。

开会时，先由各军军长报告了驻地的敌我情况，然后由蒋介石讲话。蒋讲了国内形势及解放军情况后，特别要各军注意部队的训练和防守，不时出击，争取主动。随即由李宗仁讲话，他号召各军、师长遵照蒋的指示，完成这次会议的任务，有计划、有准备地作好秋季作战准备。

会议后的第二天，罗历戎随李文一起去见蒋介石，详细地报告了石家庄的防务情况，以及持久守备石家庄在粮秣补给方面的种种困难。蒋问：石家庄有多少工厂、物资？有多少机车？罗说：机车有百余辆，有纺纱厂、发电厂、机车修理厂等等，但机器大部分已经陈旧。

蒋说：“石家庄应该固守；可将第三军抽调一个师到保定，加强机动部队。”蒋一面要固守石家庄，一面又要把驻石部队北调，可见在兵力上，已感到捉襟见肘了。

李文这时说，保定需要机动部队，可将二十二师的六十六团一同调去。

蒋又问：“北调部队由谁率领？”

罗历戎因为早就感到守石家庄的下场一定不妙，很想乘机脱身，因道：“可由我带他们北开。”

蒋说：“可以。关于尔后部队行动计划，你们可同罗泽闾商量。”就这样，作出了抽调第三军主力增援保定的决定。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二日，孙连仲派了一个高级参谋，带同命令到达石家庄，要第三军限期作好出发准备，以四天行程到达保定。同时，并附有假命令一纸说，令第三军开往河间，以防真实行动暴露。

罗历戎接到命令之后，即作了如下的处置：

一、封锁石家庄外壕进出口，行人只许进，不许出，以防消息外泄。

二、准备留下三十二师，并将配属该军指挥的铁甲车两列、战车一连、炮兵一连、汽车一连，拨归三十二师师长刘英指挥，继续固守石家庄。

三、令第七师与二十二师的六十六团和军直属部队，在十月十四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携带四日以上粮秣，并发给部队以冬季服装。

在部队开拔之前，罗历戎曾考虑到：由石家庄到保定，要经过三百六十多里的地区，也会发生情况。但据当时的了解，在保定以南，没有解放军的正规部队；而且保定以北的徐水，战事刚刚发生，故判断在北开途中，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战事。如果有问题，也是在定县以北的地区，不过过了定县，与保定已距离不远，和友军的呼应也便利了，所以敌情顾虑不大。

于是，第三军第七师附二十二师的六十六团，与军直属部队共一万七千余人，于十月十五日午后一时，由石家庄北开，连续三天行进，都没有发生情况，到第四天下午进至定县以北清风店附近时，问题来了！

约为下午三时半，他们发现蒋军飞机一架，由北向南飞行，到达第三军北上部队上空时，便作低飞盘旋，不一会，投下通信袋一个。

罗历戎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北上第三军指挥官注意，我们发现大部共军南下，距离你们不远，请即作战斗准备。……”这飞机有如不祥之鸟，终于把噩耗带来了！

大概二十分钟以后，又有由北而南的飞机一架到了上空，又照样的低飞盘旋，照样的投下了通信袋一个，内容写的是：“我们发现共军大批密集部队南来，距离你们很近，请第三军急作战斗准备。”

照罗历戎的原定计划，当时的宿营地点是望都。但接到了两次空军通信袋后，不得不改变计划，改在清风店附近东